

偶像剧的新变奏曲：现实婚恋中的爱情代糖

杨慧

在林林总总的电视剧海洋中,女性观众的偏爱类型名单上,偶像剧总有一席之地。偶像剧往往以一种精巧而轻松的方式对话观众,给予观众一种如在云端的浪漫想象。不同年代偶像剧的人物设置与剧情安排并不完全相同,不同的“偶像”和不同的“偶像情感”,折射出的是不同时代女性的爱情桃花源,和一些自我认知心理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无论是《去有风的地方》的清新治愈,《爱情而已》的热切勇气,还是《夏花》的浪漫旖旎,《苍兰诀》的曲折深情,偶像剧依然用精致的容颜装点爱情,用细腻的情节拨动心情,在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心中营造对浪漫的丝丝憧憬。偶像剧是一场日常梦境,对观众有一种替代性的使用与满足,如同亲历一场浪漫故事的荡气回肠。而当下流行的偶像剧中有些元素不同以往,它们承载了当代人的何种感情向往?

偶像剧的男女角色:被强化的女性独立与男性温柔

虽然偶像剧里的男性角色往往构成了女性观众钟情的对象,但事实上女性角色也至关重要。作为女性观众的“化身”,不同年代偶像剧的女性角色尤其是女主角的塑造,需要具有与观众共鸣的能力。近年来的偶像剧中的女性角色虽然不少还具备着传统的“灰姑娘”“淑女”等形象,但更多更丰富的女性形象已经在爱情故事里出现。《夏花》的何冉对爱情的主动出击,《爱情而已》的梁友安在事业上的聪慧能干,都是女性形象回应女性观众对于独立、主动性格的需求的具象表现。哪怕是相对受限良多的古装偶像剧,仍有带有一定灰姑娘色彩的《星汉灿烂》的程少商或《苍兰诀》的小兰花,前者的我行我素、后者的柔韧坚强,也仍然与现代女性的心理需要构成了某种共鸣。

女性形象中的另一要件是爱情故事中女性竞争的削弱与退场,恶毒女配角、狗血三角恋等在偶像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中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的互助和理解。虽



然这些作品中的女性独立和女性情谊有时简单美好得令人生疑,但却是当前颠扑不破的观众看点。

而对应地,男性角色作为女性观众情感的投射,甚至是某种理想异性的具象,则也显出了更现代的处理。无论本身是如何身处于古典社会性别秩序中的大男子主义,都需要在女性面前融合更具现代气质的绅士、温柔、体贴等特质与时俱进。“霸道总裁”变体如《苍兰诀》的东方青苍,在心仪女性面前也“百炼钢成绕指柔”,背负传统社会秩序与责任如《星汉灿烂》的凌不疑,也始终在倾慕对象面前显示呵护与尊重,而现代社会中的多面能手如《去有风的地方》的谢之遥,在乐于助人多项全能的同时,也始终亲切体贴,更不用说《爱情而已》的宋三川,热血拼搏的运动员外衣下,是对心仪女性的手上划破伤口,都事无巨细关心的细腻温柔。总体而言,近年来的偶像剧的男性角色塑造降低了对女性的规

训,强调对女性的性格、事业、梦想的尊重,投射的是女性观众对男女平等的渴望和对情感关系之中理解和支持的需要。而对应的一些带有过强传统男女性别观念塑造的男性形象,则很容易被观众斥之以“油腻”而被抵抗和拒绝。

偶像剧的恋爱叙事:“恋爱脑”和“玛丽苏”的退场

偶像剧往往是以恋爱为中心展开故事,而不同时期的观众对浪漫则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近年来越来越多偶像剧的恋爱故事中,爱情中心主义逐渐消退,爱情圆满不再是一些故事的唯一目的,而是女主角成长历程、人生经历的某种美好奖励,爱情事业两手抓、恋人自我都重要的观念在众多故事里逐渐深入人心。即使是女性事业塑造相对局限的



◀电视剧《苍兰诀》剧照

▲电视剧《夏花》剧照

古偶剧中,无论是《星汉灿烂》程少商的坚持自我,还是《苍兰诀》小兰花的心怀苍生,爱情也开始褪去了魅力的唯一性。而《请叫我总监》的女性奋斗,《爱情而已》的职场起伏,则都构成了这些都市剧除了男女主角互动外的另一重要看点。女性观众需要通过偶像剧获得某种爱情的替代性满足,需要“嗑CP”来获得某种恋爱心理的假想化体验,但哪怕在幻想之中,也同时存在着女性对个人价值、独立身份等的底线认知,这些都越来越体现在了偶像剧的设定和观众的对应反馈评价之中。

在偶像剧的爱情进程中,女性角色的“恋爱脑”也在逐渐淡却,“玛丽苏”模式也逐渐不受待见。很多女性进入恋爱也并不影响其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并不需要男性尤其是多位男性的包围与加持,去大理的许红豆如是,在深圳的梁友安亦如是。《夏花》中的何冉虽然面对心动一腔热忱一往无前,但是作品也给予了年少、绝症

等设定,为其的“恋爱脑”给予了充分的铺垫,以爱是一种珍惜有限生命时间的方式,来合理化其对爱情的执念。

偶像剧的戏剧意味:甜与虐的爱情童话和热与冷的现实温差

偶像剧的基本逻辑还是爱情童话,而甜宠风格在近年来越发热门,虐恋则基本只停留在古装偶像剧中。偶像剧的甜宠与虐恋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味觉,核心主线都是高纯度的爱情书写。无论是甜宠还是虐恋,其戏剧冲突往往都来自于外在,都无关乎男女主角矢志靡他地彼此认定。无论是甜如蜜糖或虐入愁肠,其核心都不改“人生自是有情痴”的爱情童话。

宠爱的情节当中盛放着“无条件的爱”,《星汉灿烂》的凌不疑在无数个程

少商需要的时刻坚定地守护与表白,《苍兰诀》的东方青苍对小兰花知冷知热的细心呵护,《爱情而已》里宋三川为梁友安一次又一次地挺身而出,是一种恒久不变的对“骑士精神”的审美。而虐恋的情节之中常常有情义两难的命题,包含的与其说是对有情人的考验,不如说是对爱情的直接估价。在偶像剧的爱情天平两端,值得和爱情并提来论及取舍的,反而衬出爱情的盛大。偶像剧中常存在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即是一种经典估值,不经历生离死别的爱情似乎就谈不上刻骨铭心。

而在古装仙侠的偶像剧中,爱情天平的另一端常常是家族、师门、人间、苍生等更宏大的生命重量,来逼迫相爱的情侣之间做选择、做取舍,这无疑无限放大了爱情的分量和可歌可泣的悲壮。当然在偶像剧的童话基调下,“世间安有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难题往往都不构成问题,甚至“真爱化解一切”成为宇宙终极答案也并不罕见,而这样的童话质感,保证了观众既能体会审美层面的荡气回肠,又不至于在观看后有切肤之痛的心理创伤。

甜要走心,虐不刺骨,今天的偶像剧的爱情越发地“轻”,而与现实中婚恋问题面对的工作、成家、育儿等压力之“重”形成反差。当下的偶像剧集,很聪明地与相对消极的婚恋观念之间形成温差。主创选择放弃沉重的现实话题,转而轻巧地选择提供一种情绪体验,以此形成更强烈的补偿和替代价值。所以,不同于现实主义电视剧或者主题创作电视剧,偶像剧在直观上并不那么“接地气”,但却一定程度上承载与一部分观众真实的心理与处境对话的文化能力与文化功效。说到底,当下偶像剧仍然是一种与观众对美好感情憧憬密切相关 的类型剧,停留在成为观众体验人生百味中的虚拟爱情代糖的层面,如何在成为观众爱情代糖的基础上,提供更加口感丰富的百味体验,让甜有回甘、爱有余韵,成为观众在现实生活中也能触及与习得的生活榜样或恋爱指南,值得偶像剧主创探究。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副教授)

人物塑造、审美功能及其他

——从《狂飙》中引发持久讨论的角色高启强说开去

张德祥

文艺的叙事功能就是讲故事,故事就是人物活动的轨迹,是人物命运的展开。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全面。应当是,性格与环境决定命运。命运,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来到世间,就是来到了一定的环境中,无论先天给予人怎样的禀赋,都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成长与生存,都要与环境形成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顺应的,可能是对抗的,也可能是既顺应又对抗,对立统一。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塑造着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恩格斯说,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环境不真实,人物就不可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就可能是概念化的、虚假的,其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人物都不能成立。但凡那些生动的人物,都是从典型环境中走出来的,没有荣宁二府,没有大观园,很难想象会有王熙凤、秦可卿、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不是抽象存在的,所以也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都是存在于具体的人身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就是环境,所以艺术形象也必然是性格与环境的总和。

文艺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只要环境真实,个性鲜明,形象生动,人物就获得了艺术生命,就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就具有了审美价值,比如祥林嫂、闰土、阿Q、吴荪甫、葛朗台、李双双。至于人们怎么评判他们,那是另一个问题。民谚说得对,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处境来接受人物,人的处境不同,就会对人物有不同的评判。可见,环境、处境不仅对塑造人物至关重要,而且对受众欣赏艺术品也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环境之

于人的重要性。同时代的人,因所处阶层不同,就不可避免会有认识差异、情感差异。观点来自于“观”之“点”。

电视剧《狂飙》是一部反映扫黑除恶斗争的现实题材剧,引起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关注。彰显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无疑是大多数人从剧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但是,也不可否认,对于该剧中高启强这个人物,网上出现了一些议论,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情。这就需要认真分析高启强这个人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为什么会引起观众的不同反应,从而为今后此类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提供镜鉴。

首先需要确认,该剧塑造的高启强形象真实吗?可信吗?很显然,这个人物立住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因为该剧写出了高启强从自由市场上一个卖鱼的个体户,是怎样一步步蜕变成黑社会老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的个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他 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选择。他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个体户,起早贪黑,卖鱼为生。但是,他的这种正常的生存方式被市场“管理人员”唐家兄弟打破了,暗示他要送礼,否则,就要重新分配摊位,给他“挪个地方”。他为了保住这个摊位,硬着头皮去送礼,送去的价值七千元的电视机被唐家兄弟砸了,嫌他送的不是人家想要的等离于电视机。他忍无可忍,与他们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被拘留了。得罪了“管理”市场的唐家兄弟,摊位保不住了,大过年的还被拘在看守所。在自由市场上混,被市场恶霸所欺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在放开市场不久,市场规则不健全而“潜规则”与“钱规则”滋生蔓延的那个年代,屡见不鲜。一个底层人物的生存现实而已。但是,高启强偏偏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警察安欣,看不过唐小龙



《狂飙》中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左)

欺人太甚,替弱势一方高启强说了句公道话,换位保住了。

安欣做了一件职责所在的正当事情,但安欣在高启强和唐小龙眼中是“权力”的象征,唐小龙从此不敢欺负高启强。实际上,唐小龙此前欺负高启强凭借的正是“管理者”的“权力”。高启强从这个事件中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有人“罩着”,就能被另眼看待,甚至还能狐假虎威,借力逞能,办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他尝到借助外力改变处境的好处,巧妙利用一切资源,开始了他人生的逆袭,以至于攀上上海市建工集团董事长陈泰,走上了发迹之路。商场如战场,在那样一个开发大潮乍起、市场尚不规范、机会多于风险的跑马占地、鱼龙混杂的背景下,胆大心狠的高启强、高启盛兄弟应运而生,如鱼得水,玩得风生水起。高家兄弟的人格中注入了一种掘金不择手段的畸形财富观念,贪婪过度,用力过猛,铤而走

险,冲出了正常的人生轨道,冲出了法律底线,给社会带来严重的黑恶危害。《狂飙》的艺术价值之一就是 通过高启强、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徐江以及赵立冬、孟德海等人的人生轨迹折射了一种社会关系,折射了一方经济政治生态——官商勾结,曾经的“塌方式腐败”怵目惊心。而高启强这个人物引人注目,首先就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只是很少有作品把这类人写得如此“如鱼得水”。

那么,高启强会一直“如鱼得水”吗?显然不会,因为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一系列治国理政举措和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强力反腐,扫黑除恶,大快人心,全社会有目共睹,极大地净化了社会环境,优化生态,社会正气和正确的价值观逐步形成。这种变化必然触及到每一个人。但是,曾经在过去环境中以不正当、不合法手段攫

取利益的人,走惯了黑路的人,总是难以摆脱路径依赖,不能自新。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必然被时代淘汰,高启强和他的保护伞赵立冬就是这样的人。

高启强是一个悲剧,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他的“黑化”过程,是个人欲望的膨胀与一种无形外力裹挟的结果。他本来可以走一条正常的人生之路,但看到了“捷径”,由“斜路”到“黑路”,得以快速致富,出人头地,但毕竟不是“正路”,不是合法之路。不义之财,难免要把人引入深渊。这个人物引起的某种共情,一方面是他的平民出身,一出场就被人欺负,人同情;另一方面,高启强的人生逆袭走的是“黑道”,首先就要与黑道人物交手,这个“黑吃黑”的拼打过程也给他带来某种光环,毕竟是“能力”的显示。尤其是在他发迹之后,携财富之光环而极具风采,衣着座驾,高档时尚。不仅如此,高启强还富有“人性”深情,可谓有情有义。

不过,观众对这个人物的判断出现道德偏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该剧过多地渲染了这种“光环”,而淡化了“黑”色本质。这就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提出了一个“度”的问题,不能过度依赖人物的才智光环掩盖人物行为的黑社会性质,也不能把哥儿们“义气”等同于人间正义,更不能以“私情”代替“公义”。西方有些作品对反派人物的塑造,有时就过分渲染此类人物的骁勇义气,大有“英雄”气概,引起观众好感,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是反社会的、非正义的。所以,人物的行为动机才是一个人的根本价值的体现,这是人物塑造过程中不能逾越的底线。亡命徒不是英雄,枭雄也不是英雄,人物有自己的性格规定性,其核心就是人的行为动机的价值观。虽然说人性正邪两赋,人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但毕竟主要是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人

的性格和命运。

这一点,还希望影视剧主创在今后的人物塑造上把握得更为准确,不能为了反派人物的生动性、丰满性而过分给予“人性”加持,以至于光彩四溢,就逾越了善恶边界。

当然,必须看到,《狂飙》与一般涉案题材剧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是写扫黑除恶,而且写出了一个好人是如何“黑化”的,写出了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复杂性、深刻性,真正揭示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特定时期的土壤,产生不了这个人物,没有保护伞,这个人物也难以立身。一个人物形象的成立,依赖于典型环境,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高启强这个人物,有很强的“时代”印记。

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环境对人有塑造作用。但是,人毕竟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走什么路,是自己的认知与选择。归根结蒂,价值观引导人生走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岗位,无论遇到什么风浪,遇到怎样的诱惑,也就是说,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要牢牢守住良知的底线,相信邪不压正。人间存正气,邪恶不久长,这是历史规律,也是人生规律。但是,人性的弱点总是心存侥幸,侥幸与不幸,一纸之隔,迟早被命运捅破。高启强看起来是一个强者,但他有致命的人性弱点,就是过分相信了权力和财富的力量而失守了道德法律底线,走向了深渊,令人惋惜。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刻感染力,就在于能够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社会与人生的一面镜子,有“警世”“醒人”之审美功能,有助人向善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